

三
國
志

十

川西雜記

+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魏書 國志二十四

韓暨傳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

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

父純南郡太守

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

不以爲言庸債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含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荊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

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
平荊州辟爲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
治謁者舊時治作馬排蒲拜反爲排以吹炭每熟石用馬
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
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
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
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
戶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祔祔音石春秋傳曰命
我先人典司宗祔注曰宗廟所以藏主石室者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
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案盛崇明正

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
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
高絜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
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歛以時服

葬為土藏謚曰恭侯

楚國先賢傳曰暨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

暨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歛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黃髮直亮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簣以禮晏嬰尚儉遣車降制今司徒知命遺言卹民必欲崇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有所闕時賜溫明祕器衣

一稱五時朝服玉具劔佩子肇嗣肇薨子邦嗣楚國先賢傳曰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

帝時為野王令有稱績為新城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為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次子繇高陽太守繇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字德真晉諸公贊曰自暨已下世治素業壽能躬尚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清職東帝踐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驃騎將軍壽妻賈充女充無後以壽子謚為嗣弱冠為祕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壽少子蔚亦有器望並為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

崔林傳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鄆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徙

署別駕丞相掾屬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爲幽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爲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爲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

王案

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

魏名臣奏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爲業忠臣以進善爲效故易稱

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
謬充備部職時承郡太守王雄為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
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恩
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
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為效言辭數揚情趣款側臣
雖愚闇不識真偽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
今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
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
懷懷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
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
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拍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
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為幽州
刺史子渾涼州刺史次又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 猶以不
戎渾之子太尉武陵侯衡荊州刺史澄皆又之子

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怨也魏名臣
奏載侍

中平毗奏曰昔桓階為尚書令以崔林非
尚書才遷以為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遷大鴻臚龜

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

崔林

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
真的權取䟽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
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
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渤海喻指
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帝
即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
罷非法除過負吏林爲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
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
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
下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

之季其失豈在乎佐更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
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
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
領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
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
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
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
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
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

本德杖義之士足爲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
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
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
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爲外
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衮職之良才也後
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
侯自林始也

臣松之以爲漢封丞相邑爲荀悅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也

頃之又

進封安陽鄉侯曾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
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
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

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傳祗以
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
絕卅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
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
有命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
湯之卅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
上達於三皇勿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
獨祀孔子者以卅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
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
無復重祀於非族也

臣松之以爲孟軻稱宰我之辭曰
子以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
準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然淳淳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
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寔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
言垂制百工莫之能違彞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周監
二代斯文為盛然於六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
興曠年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
乎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
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想之誠
梅真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
塞明義可謂多見其不知量也

列侯正始五年薨諡曰孝侯子述嗣

晉諸公奏具曰述弟隨晉尚

書僕射為人亮濟趙王倫篡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林孫瑋性率而跡至太子右衛率也初林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為名士世以此稱之

高柔傳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

陳留

耆舊傳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為淮陽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躬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葺屋蓬戶雍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交圍令周彊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為郎次子昌昌弟賜並為柔留鄉里謂邑中曰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

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眾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表紹甥也

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才志弘貌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

賜司隸校尉案陳留者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爲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爲誤

在河北呼柔

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澁兵寇縱橫而柔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爲佳吏高幹旣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姦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爲丞相

倉曹屬

魏氏春秋曰柔旣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

徐解表覆柔而去自是辟焉

太祖

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爲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爲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爲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以前漢四凶族皐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

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旣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